

秋天的风景

□韩占江

在北方的平原上,晨风微凉时,玉米便成熟了。接下来是高粱、谷子、大豆……这时节,天空是深邃的蓝,田间却斑斓得奔放,一片片火红、金黄、油绿,相互错落着,次第铺展,无边无际。

村上的秋是一场盛宴,又像一场交响曲,只不过序章稍显短暂,还没等宁静的小村稍稍适应,已经人欢马叫了。起初是村街上高声的问候,接着是碌碌的车马,然后是一家家鸡鸣狗吠的嘈杂。时间不长却又安定下来,因为村里人都下了田,只留空空的院落静静期待着并看守着村庄。唯有日头落下,一辆辆马车、人力车拥进村口,小村才重新激动起来。这一回,尽管依旧忙碌,却没有了狗吠,没有了呵斥,有的只是长鞭的脆响、舒畅的大笑,间或一阵驴子狂放的呐喊,引来全村驴子的狂欢。这喧嚣非要等月上枝头才能平息,甚至屋顶上的炊烟都挡不住。

夕阳总是很暖。远村的炊烟染上阳光的明媚,便不舍得散去,在平展展的屋顶上徘徊流连,为整个村庄笼罩上金色的光环。在这美好时光里,各式昆虫都沐浴着阳光尽情飞舞。鸟儿们则更加勤劳,你看吧,灰喜鹊正挂在高粱穗上荡来荡去地啄食,麻雀则集合了壮观的队伍,扫荡着每一片谷地。田鼠也有了紧迫感,随着秋风乍起、豆叶金黄,它开始一刻不停地往家里搬运着,黄豆、绿豆、花生,只要脱了浆,都会变成它越冬的口粮。

许多孩子在田里捉蚂蚱,偶尔会遇到田鼠匆匆的身影。经过一秋揣膘,它的身子格外丰硕,更夸张的是它的嘴巴,两腮鼓凸着,涨成个大圆球,面皮撑得似要裂开,两颗贼溜溜的小眼睛挤出眼眶,如同黑珍珠一样挂在额头上。撞见人,田鼠忙拐个弯继续赶路,然而毕竟是负重,往往被孩子们撵上,狠狠踢一脚,它便打个

滚儿,丢撒几颗豆子,又忙不迭地兜紧了嘴巴逃跑了。

虽然一样祸害庄稼,鸟雀们不懂积蓄又无定所,往往被忽略。田鼠呢,经过一秋的囤积,仓廩充实,自然就成了农人报复的对象。老家有句俗语:“小子不吃十年闲饭”,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早早便掌握了田间的耕、耩、锄、耨,对于挖鼠洞这趣味无穷的事更加熟练。于是,田里的活计稍有闲暇,小伙伴们便相约了去寻鼠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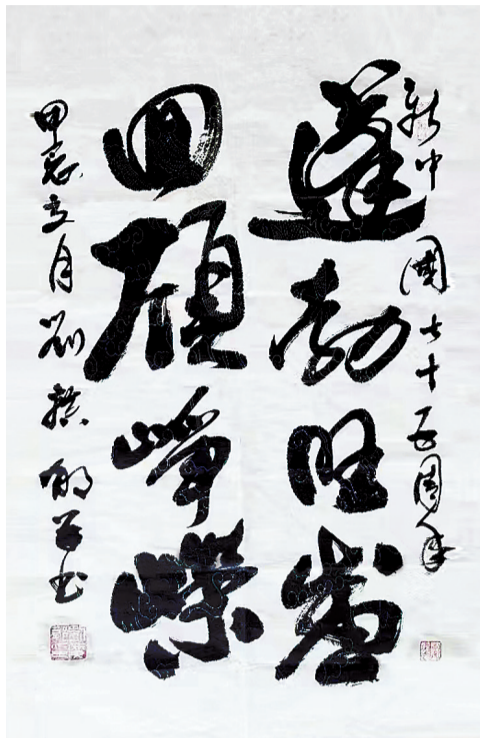
边角的旱田里,一片松软的土捻格外显眼,那是田鼠的屋脊,甚或土堆太大,竟霸占了农田一角,这就是它们的豪宅了。都说狡兔三窟,田鼠的窝倒有四五个垂直的洞口,直洞下面又分了许多岔洞,都要细细甄别,以免错过了粮仓。有时挖掘中会碰上田鼠打墙,这就要和它拼速度,唯有眼疾手快,经验丰富,才不会失了洞穴的方位。

有的田鼠却不挖洞,记性又差,偷来的粮食东藏一口西藏一口,到头来连自己都忘记地点,人们在秋后耕地时便会时不时翻出一把黄豆、一捧花生。跟着犁铧平复墒沟的妇女们把豆子翻捡起来,兴奋地喊:“小鼠囤哎!这里有一个,那边又出来一个……”

不过,挖鼠洞的孩子却不屑翻捡,他们更愿相信那是人鼠大战中失了居所的田鼠匆忙间储下的一点口粮。少年人心善,总希望靠这点积蓄能使田鼠度过严酷的冬天,毕竟已经劫掠了它的粮食,便不想再戕害它的生命。

挖过鼠洞,麦苗已经萌发,都从大地缝隙中、土块压迫下探出头来,齐刷刷地随风律动。蚂蚱们迎来最后的时刻,挤在田垄的阳面,极力捕捉夕阳的余温。田里便再无一点活计,显得宁静祥和。土路上车轮驶过,卷起漫天黄叶。雾霭下,落日伴着虫鸣,晚风吹动芦花。刚得闲暇的农人尚不及感伤,夜风便凉了,随身的蒲扇稍显多余,早晚要穿上外衣,夜里需盖棉被。

秋,已到极致。



蓬勃旺盛 回顾峥嵘 刘广郁 书

诉不尽的思念

□闫岩

小时候的中秋节在记忆中总是那么一个场面:干枯的河滩边上,小而圆的打谷场,一堆刚打好的谷子,扫帚、簸箕、叉子都斜放在谷子上,旁边供上五仁月饼、苹果和梨,接下来是母亲跪在谷子跟前唠叨些老天爷的好,之后是父亲点炮庆祝老天爷给了一个好收成。

对于小小的我来说,别的都不稀罕,稀罕的是好吃的,手里拿过母亲递来的水果和月饼舍不得吃,一口一口地品,想把那幸福的香甜味深深地印在大脑里。不只是我,小伙伴们都是这样,在清风明月下吃着早就惦记的好东西,玩着最古老的游戏。

小时候家乡农村赏月并不是主题,日子过得紧巴,人们还没有闲心赏月,但那时候的月亮真是亮啊,谷场上的谷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们经常念的一首童谣到现在我都记得很完整:月亮亮,明晃晃,开开大门洗衣裳。洗得白,浆得白,寻了个女婿不成才,又喝酒,又摸牌,怪好的光景过不来。

生活在偏僻的农村,除了谷场上的情景,我对小时候的中秋节并没有过多的记忆。等到我们长大后各奔东西,中秋节就成了父母的期待,“阖家团圆”便是中秋的意义。孩子们回来了,一家人在一起欢欢喜喜地吃上一顿饺子就是父母最大的幸福。我们兄妹三人中我离家最远,所以在中秋节前夕,父母走到街上,街坊邻居就会不经意地问一句:“过节闺女回来不?”“回来”这两个字就是他们最足的底气。

记得有一个中秋节,因为我工作忙没有回家,看着别人家的闺女回来了而自己的闺女没回来,父亲一个人躲起来抹泪。往后的中秋节,无论多忙我都要赶回家,为的是让父母过一个心安的节日。

今年的中秋节对我来说是很悲伤的节日,因为母亲不在了。这个时候,我再次感受到“阖家团圆”这个词的重量。望着月亮,我第一次想好好地欣赏它一番,因为里面装着母亲对我讲过的嫦娥和玉兔的故事。

中秋月圆,思念诉不尽……

灰场故事

□浩渺

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满城章村村南的山坡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石砌梯形建筑物,正中额曰:五七灰厂。

我那时年纪尚小,活动范围也不大,对那里一无所知。不知何种理由,有一天,我随年龄大些的孩子走上了灰厂的窑顶,眼睛立刻就够使了:窑顶宽阔得足有数个学校篮球场那么大,向北望去,整个章村尽收眼底,连偏北些的尉公村也能看个大略。窑上的劳作十分繁忙,人们有的忙推车,有的紧装石。他们的头上都戴有一个柳条编制的安全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安全帽。

去了一次五七灰厂,我的心胸似乎一下子开阔了。后来时常忆起那种俯瞰的感觉,甚是美妙。幼童时的某种感觉是直接嵌入,经久不衰,于人生尤为重要。灰厂建在章村,也对村民产生了便利和影响。村民砌墙抹房顶用些白灰就近就可以买到,用量少的干脆不用花钱。以后这个村的各个生产队傍晚收工时均以南山灰厂的开山炮声为准,开山炮大约是在上午11点半以后响起,队长说一声:“南山上的炮响了,收工!”社员们便收拾农具背筐回家。

后来这座灰厂交由公社管理,招收的工人多是周边村子的青壮年,个个喜滋滋的,有的工人下了班从我们村骑车经过时车把上还挂着一个安全帽,像是在昭告村人们一桩大事。

后来我到灰厂的次数多了起来,主要原因是灰厂东门口门卫室那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向村民公映。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村民家中有收音机的都稀少,电影也是一两个月才能看上一回,让村民看得上电视绝对是章村人的独享福利。也不知晓电视机这个大稀罕物是原单位所留还是公社新购,小孩子才不会去关心这些,只会专心致志地看电视节目。

从我家到南山灰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走村里穿南场而过,一条是走一条深沟,穿越一座石砌拱桥向南折西而至。两条路几乎均等,总有数里之距,对于爱玩

的孩子来说可忽略不计。印象最深的是看香港故事影片《屈原》,对屈原执著的爱国情怀以及侍女婵娟对屈原深沉的挚爱铭刻于心。那一曲恢宏大气的插曲《橘颂》和朗朗上口、道义铿锵的电影道白使我的童年生活充满韵味和激情。许多年后我做教师,班上有一次搞才艺比赛,一位学生现场朗诵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中的《雷电颂》,那语调和气势让我掉了眼泪,是想起了童年的电影《屈原》吧。

就是在南山灰厂看电视时,我又看到了三两个手持安全帽的青年在电视机旁游走,像是看电视,又不完全像看电视。后来我年龄稍大些便猜出了几分,自行车上挂个安全帽或是手持安全帽都是在明确地告诉人们:我是一名社办企业的工人!

这在当时的确是件大事情。虽说只是社办集体企业,但那就是一名工人了,是人人都很向往的一份职业。村里有一位在县建材厂上班的人,有知情人说他就是整天和石头、石渣打交道,但村里人都很看重他,觉得他是有见识的人。邻村有个在保定小变压器厂上班的青年,工作服一穿,飞鸽自行车一骑,小伙子本来就帅气,再加上村里人羡慕的眼神,连他自己都不晓得是吃几两干饭的人了。

数日前我到旧货市场逛,看到了两顶柳编的旧式安全帽,不由得心头一热:多年前的老朋友,你好哇!



浩渺 摄